



从八思巴字文献看《蒙古字韵》 及元代北方官话中“观”系字的读音*

宋洪民

摘要:“观”字在《蒙古字韵》中其八思巴字拼写形式作“gon”，但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观”字韵母却出现了如下两种八思巴字译写形式：èn, an。我们认为，元代北方官话中“观”类字的韵母就应该是 an。至于《蒙古字韵》中拼作 on，这种标音很可能是一种为八思巴字书写系统所拘而采用的一种音近相代的变通手段。

关键词:“观” 《蒙古字韵》 八思巴字 拼写规则

一

我们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材料据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 文献汇集》1991）、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另据呼格吉勒图、萨如拉编著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中发现了汉语词“观”字如下两种八思巴字译写形式：

“观 𑖄𑖔𑖕𑖖 guèn”（《安西王忙哥剌鼠年令旨》（1276）第15行）

“观 𑖄𑖔𑖕 yuàn”（《海山怀宁王蛇年令旨》（1305）第20行）

“观”字在《蒙古字韵》中写作“𑖄𑖔𑖕 gon”，一般八思巴字汉语文献中均是如此。那上面两例译写会不会是偶然失误呢？我们认为，这在八思巴字字形上不可能造成因形而讹的情形。那有没有可能把作为山摄的合口一等字的“观”当成了二等或三等的合口字了呢？我们认为，这种假设也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观”字是高频字、常用字，经常出现在“宫观”（还有“观世音”）等词语中。常用字的音韵地位与拼写形式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所以致误的可能性很小。

我们认为，“观 𑖄𑖔𑖕 guèn、𑖄𑖔𑖕 yuàn”的这种不合《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标音是元代该字真实读音的反映。

二

“观”字在中古属山摄合口一等桓韵字，按通行的看法，其韵母应为 ɥan（二等合口则为uan）。到元代，一、二等合口字仍不同音，《中原音韵》桓欢独立，就显示了一、二等之别。《蒙古字韵》则明确将一等合口标为 on，二等标为uan，不过，二者同处“八寒”韵中。那这二者到底是源自中古的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汉语音系研究：基于八思巴字文献资料”（批准号 09BYY037）、中国博士后第四十五批面上资助基金（编号 20090450511），“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建设项目：八思巴字学科”项目基金的资助。

uan/uan 之别还是《字韵》所显示的 on/uan 之别呢？我们认为当属前者。

我们认为，《蒙古字韵》中将山摄合口一等韵母标为 on，实为元音译写时的“以单代双”作法，亦即用八思巴字中的单元音来译写元代汉语中的双元音（或说复合元音）。也就是八思巴字标音是 o，但其真实音值为 ua。

其实元代这种元音对译过程中的“以单代双”作法并不罕见。这一切都需要从八思巴字产生之前的回鹘式蒙古文谈起。早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就已有汉语词出现。如《忽必烈汗鸡儿年回鹘式蒙古文圣旨》（1261）（见《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圣旨碑考释》，《民族语文》1993 年第 5 期、第 6 期，1994 年第 1 期，与照那斯图合作，道布执笔。又收入《道布文集》199—237 页）和《忽必烈汗龙儿年回鹘式蒙古文圣旨》（1268）（出处同上）。

在这两种材料中，像“先 sing”、“店 dim /dem”、“典 den”等字中的复合元音“ie”在回鹘式蒙古文一般用单元音“i”或“e”来译写。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原因是当时的蒙古语中缺少汉语中所具有的后响复合元音。据照那斯图先生（2007）研究，八思巴字所反映出的元代蒙古语的复合元音共有如下几个：ai、ei、ée、oi、’üe、ue、ua。没有“ie”，那如何来译写这一成分呢？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用语音相近的单元音来替代。因为在元音舌位图上 e 正好处在“i”与“ε”之间，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另外，材料中“宣抚司 sünfus”中“宣”元代读音（据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下同）为 siuen，回鹘式蒙古文中用单元音 ü 来替代元代汉语中的复合元音 iue；“解典库 geidenküü”中“解”元代读音为 giai，回鹘式蒙古文中用单元音 e 来替代元代汉语中的复合元音 ia。

八思巴字产生之后的回鹘式蒙古文中亦然。道布在《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1277 年）中在“乡（肥~县）qeng”后注：“用 e 表示相当于 ia 的韵腹。”（道布 1998/2005：291）同文“王 ong”后注：“碑额上‘王’字的拼法与当时的汉文读音不大一样。‘王’字在《蒙古字韵》里是读’uanj 的，在八思巴文献中，‘王’字也拼作’uanj，而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王’字常拼作 ong，如《张氏先莹碑》、《云南王藏经碑》、《西宁王神道碑》。”与此相一致，《云南王藏经碑》（1340）中“王”字亦作“王（云南~）ong”，道布注：“在八思巴文献中，‘王’字拼作’wang，而在元代汉蒙对照文献中，‘王’字常拼作 ong，二者不同。其他回鹘式蒙古文亦然。”（道布 1981/2005）由“王、乡”等大家一般没有异议的字的标音情形可以看出，将这种标音作为其元代读音的真实反映是靠不住的。也就是说，不论韵母的元音部分是单是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都转写为单元音，所以据这些资料不能判断某汉字在元代时是单元音还是双元音。

上述例证中“王”字常拼作 ong 与“观”字拼作 on 最为相似，都可以用以单元音 o 代 ua 复合元音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元代蒙古语中尽管已出现复合元音 ua，但使用受到不少限制。所以其使用者还是倾向于以单元音 o 代 ua。

三

那到了《蒙古字韵》出现后的八思巴字大力推行使用时期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这时“王”字拼作’uanj，而“观”字拼作 gon。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这是由元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本身与八思巴字系统的容纳能力所决定的。先看一下与 ua 相关的几个韵系：

光 uan	关 uan	瓜 ua	乖 uaj	郭 uaw
（皇 ong）	岍 on	歌 o		浮 ow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遵从迁就蒙古语的习惯以单代双，那就会引起汉语内不同韵类之间的混淆，最明显的是“关 uan”与“岍 on”、“瓜 ua”与“歌 o”这两对韵系之间的纠葛。大家知道，它们自《切韵》至《中原音韵》时代主要元音都是不相同的，如果将二者的界限抹杀，这是汉语的语音系统所不能接受的。总之，二等韵的“关 uan”韵母不能写成“岍”系字的“on”，一等韵的“岍 on”韵母也不能写作“关”等字的“uan”，二者绝对不能混同，界限一定要清晰，一定要足以将二者区别开来（八思

四

A、假设“观”的读音就是当前大多学者所主张的 on;

B、假设“观”的读音为承自《切韵》的 uan。

藏文	八思巴字	蒙古文	元代汉语
i u	i u	i u (ü)	i (ĩ) u
e o	e (è) o	e o (ö)	e (ε) ə o
[a]	[a]	a	a ɑ
辅音 j、w	j、u (半元音，只作介音)		

- 190 -

的中原广大地区，应用于广泛的交际场合。周德清认为只有这种共同语音才能作为戏曲语言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编制了曲韵韵谱，反过来，用这个韵谱又大力推广了这种共同语音”。总之，《中原音韵》确实反映了北方共同语，而“桓欢在元曲里是个险韵，一般不独用”，宜“从《蒙古字韵》改作 on”。这个 on 当然也属于北方通语的成分了。宁继福先生（1985：186）是“大都音说”的代表人物，他也没提《中原音韵》中的方言成分。

总之，坚持元代北方官话中桓欢韵（上文所说的“观”系字）主元音为圆唇元音 o 的，就是把《蒙古字韵》的标音 on 作为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而有不同看法的研究者，之所以不敢轻易表明态度，也是由于无法解释《蒙古字韵》的标音 on。现在我们从八思巴字文献及标音体系入手，对《蒙古字韵》的标音提出我们的看法，认为这种标音很可能是一种为八思巴字书写系统所拘而采用的一种音近相代的变通手段。而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观 *güen*、*yüan*”的这种不合《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标音是元代北方官话中该字真实读音的反映。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同时代的词作中的用韵表现，以北方官话所处的大中原地区（冀、鲁、豫三省）为准。以山摄所包含的《中原音韵》三个韵部“寒山、桓欢、先天”为调查对象：

三部在大中原地区的分合情况（材料据宋洪民 2008，页 55—56）：

河北金：

独用：先天 3，寒山 7，桓欢 2；

互叶：寒山、桓欢互叶 5，寒山、先天互叶 1，桓欢、先天互叶 2，三合 5；

从合，为寒先部。

河北元：

独用：先天 44，寒山 6，桓欢 2，

互叶：桓、先互叶 1，寒山、桓欢互叶 10，三合 8，

从合，为寒桓部。

河南元：

独用：寒山 5，桓欢无，先天 18，

互叶：寒山、桓欢互叶 7，寒山、先天互叶 6，桓欢、先天互叶 2，三合 5，

寒山、桓欢无别，立寒桓部；先天与寒桓互叶也不少，按比例亦当合为一部。

山东金元：

独用：寒山 43，桓欢 7，先天 206，

互叶：寒山、桓欢互叶 48，寒山、先天互叶 12，桓欢、先天互叶 6，三合押 18，

桓欢独用太少，与寒山并为寒桓部；先天部独用为多，独立。

从以上材料来看，桓欢韵难以独立，与曲韵不同。这又可以为我们的看法提供一个佐证，即元代北方官话中桓欢韵字（上文所说的“观”系字）的韵母中其元音不是圆唇元音 o，而应是复合元音 *ua*。

参考文献：

道布 《道布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

道布 《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中国史动态研究》1982 年第 12 期，又收入《道布文集》2005 年，第 106—111 页。

道布 《回鹘式蒙古文研究概况》，原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362—37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第 8 月，又收入《道布文集》2005 年，第 119—130 页。

道布 《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圣旨碑考释》，《民族语文》1993 年第 5 期、第 6 期，1994 年第 1 期，与照那斯图合作，道布执笔。又收入《道布文集》2005 年，第 199—237 页。

道布 《回鹘式蒙古文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释读》，《民族语文》1998 年第 2 期，与照那斯图、刘兆鹤合作，道布执笔。又收入《道布文集》2005 年，第 284—297 页。

- 呼格吉勒图、萨如拉编著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 年。
- 江 荻 《藏语语音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年。
- 蒋冀骋 《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蒋冀骋 《〈中原音韵〉“寒山”“桓欢”分立是周德清方音的反映》，《中国语言学报》2003 年第 11 期。
- 董同龢 《中国语音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台北）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8 年。
- 董同龢 《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1 年。
-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研究所《河北方言概况》，河北人民出版社，1961 年。
- 陆志韦 《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1946 年第 31 期，收入《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商务书馆，1988 年。
- 陆志韦 《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 年。
- 宁继福 《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年。
- 宋洪民 《也谈〈中原音韵〉“寒山”“桓欢”分立的依据》，《古汉语研究》2006 年第 1 期。
- 宋洪民 《从八思巴字对音看〈蒙古字韵〉的“寒”韵》，《语言科学》2007 年第 6 期，第 69—81 页。
- 宋洪民 《金元词用韵与〈中原音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 唐作藩 《普通话语音史话》，语文出版社，2000 年。
- 杨耐思 《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 喻世长 《〈蒙古秘史〉中圆唇元音的汉字表示法》，《中国语言学报》1984 年第 2 期。
- 张启焕、陈天福、程仪 《河南方音概况》，河南师大科研处 1982 年（内部发行）。
- 照那斯图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 研究文集》(1990)，《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 文献汇集》(1991)，[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京）。
- 照那斯图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的语音系统》，《民族语文》2007 年第 2 期，第 44—51 页。
- 照那斯图、杨耐思 《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1987 年。

（作者通讯地址：鲁东大学文学院 烟台 264025）